

关索传说与明代西南地区汉人移民的身份认同

张诗琦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明初, 收复云南的军队进入西南地区, 将中原的关索传说带入贵州、云南等地。在西南地区武侯南征历史叙事的影响下, 关索这一人物形象逐渐与当地重要关隘和山岭相结合, 演变为地方信仰并建起庙宇, 由此衍生出关索随武侯南征为先锋的传说。随着卫所的设置和汉人的大量移民, 关索传说在卫所社会被进一步建构, 产生关索石、马跑泉、关索寨等传说和地理景观。明中期, 随着卫所军人群体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加强, 关索成为地方信仰并在卫所内传播。卫所社会中的关索传说和信仰祭祀, 体现了明代西南地区军人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关索; 明代西南; 卫所; 军人群体;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26)-0027-05

The Legend of Guan Suo and the Identity of Han Immigrants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 Shi-q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troops sent to recover Yunnan marched into the southwest, bringing the legend of Guan Suo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Guizhou, Yunnan and other regions. Influenced by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Southern Expedition of Marquis Wu (Zhuge Liang) in the southwest, the image of Guan Suo was gradually integrated with important local passes and mountain ridges, evolving into a local belief with temples constructed,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legend that Guan Suo served as the vanguard accompanying Marquis Wu on the Southern Expedi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isuo (garrison) system and large-scale Han immigration, the legend of Guan Suo was further constructed in weisuo communities, giving birth to related tales and geographical landscapes such as Guan Suo Stone, Mapao Spring (Horse-running Spring), and Guan Suo Stockade. By the mid-Ming Dynasty, as the military groups in weisuo strengthened their self-identity, Guan Suo became a local belief and spread within the garrisons. The legend of Guan Suo and the worship rituals in weisuo society reflected the identit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Guan Suo; the Ming Dynasty Southwest; weisuo(garrison); military group; identity

明清时期, 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流传着大量与三国相关的传说故事。其中关羽之子关索随诸葛亮武侯南征的英勇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然而, 查阅三国时期的文献, 却找不到相关人物记载。

关于武侯南征事迹在西南的传播, 苍铭认为武侯传说始于滇东和滇中, 后来随着移民传播到滇西, 在明清官员的渲染下成为信史, 促进了夷汉文化交流^[1]; 罗勇从诸葛亮武侯南征事迹的产生、永昌地区的遗迹与传说及武侯祠等角度进行考察, 认为明代永

昌地区武侯的出现, 是当地民众与明朝统治者相互互动的结果。^[2]关于关索的形象及来源, 薛若邻指出其多见于方志、史乘及笔记小说中。^[3]刘海燕认为关索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 不是真实历史, 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关索形象在历史典籍与民间文学中的不同和演变。^[4]陈芳则梳理了云贵川方志中蜀汉南征相关遗存。^[5]李雨桐、张轲风认为西南地区的“关索岭”是明清地方官加强管控的结果, 重建了中原王朝与云南政治关系的互动记忆。^[6]这些研究较少涉及关

收稿日期: 2023-09-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36)

作者简介: 张诗琦, 女, 河南安阳人,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 主要从事民族史、明清西南区域史研究。

索传说进入西南前后的变化、传说及信仰背后的人群和地域社会的发展。为此,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本文从关索传说传入西南地区的过程入手,探讨在明代军队进驻及卫所制度推行于西南的背景下,关索传说及其信仰如何凝聚军人群体、强化汉人的身份认同。

一、关索传说传入西南

关索的人物形象最早出现于宋代,在《三朝北盟汇编》《武林旧事》《宋江三十六人赞》等文学作品中,“关索”是武功高强的民间英雄的代号。在元末明初,受民间三国传说广泛流传的影响,关索的人物形象发生了转变,由身份不明的武功高强之人的代号,变成三国时期关羽之子。在元代最早的三国故事《三国志平话》中,关索首次作为三国人物出现:“引二万军出战,关索诈败,吕凯赶离城约三十里,人告吕凯言,诸葛使计夺了不危城。”^{[7]129}元末明初的说唱词话《花关索传》,更是以关羽之子关索为主角^{[8]1-67},全面而详细地讲述了关索从出生到认父,后来成为将领的故事。

受元末明初文学作品的影响,关索为关羽之子的传说和故事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并为普通百姓所熟知。云南、贵州等地位于西南边疆,地形多山,多民族杂居,虽与中原保持联系,也处于王朝的管理控制下,但关索的传说在明代之前并未见于西南地区的文献记载。明初,关索传说出现在西南地区,“索,关汉寿侯长子,从武侯南征,凡凿山通道多其力”。^[9]关索在西南的叙事中是开道的三国将领形象。

关索传说怎样由中原传入西南?以“关索岭”为例考察当时云南、贵州方志的记载可知,洪武十四年(1381),为收复云南,朱元璋派傅友德和沐英领兵从普安、乌撒路进入西南。“十四年,从傅友德征云南,克普定,城水西,充总兵官,剿捕诸蛮。遂由关索岭开箐道,取广西。”^{[10]卷130}自然景观往往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作为入滇门户和行军途中的天然险要关隘,山岭成为中原军队认识西南地区的重要地理标识。风景不仅只是人们活动的背景——人们还制造风景,与此同时,被风景制造和规定。^[11]“关索岭”因地势险峻又处在入滇必经之路,需挂索以行而得名,“去州北三十里,高可三十余丈,以其险峻,必引之以索而后能度,势若关隘然。”^{[12]112}中原军队进入西南,带来了他们所熟知的文学故事与传说。而诸葛亮征战南中的历史,使三国的传说在西南地区影响极大,故成为当时在军队间流传的主流叙事。军

队将士初入西南多山之地,因征战需要对地形格外关注,他们沿途注意到许多山岭地理位置险要,需挂索方能通行。结合平时听到的三国传说,将士们便将关索故事附会于此类山岭之上,关索岭之名亦由此传入西南。清人王士禛在其著作《池北偶谈》中写道:“云南平彝过曲靖,晋宁过江川皆有关索岭”。^{[13]466-467}名“关索”的山岭在西南地区并不仅仅是一座山岭,而是汉人对行军路途中关隘口一些山岭的称呼。

三国传说随军队传入西南,关索的故事在重要关隘口得以凸显和保留。同时,关索的形象也在中原原有故事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冲锋与驻守的新内涵。关索传说在西南最初的情节是:三国时期的汉将关索随诸葛武侯南征至此,在进军途中冲锋陷阵,最终奉命驻守此地。当地人佩服其英勇与坚守精神,遂将山岭命名为关索岭。基于明初军队奉命收复云南这一史事可以推知,关索传说是明代汉人将领在自己熟知的三国故事的基础上,结合明初西南地区武侯南征的叙事体系,并融入军人入滇时的一些元素建构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索的故事其实是对汉人军事群体自身生活的反映。

二、军卫移民与关索传说在西南的扩散

关索传说随军队的进入与驻扎而传入西南地区。蜀汉时期武侯南征的事迹奠定了关索人物形象在西南地区的基调,后世军人收复西南、冲锋驻守的经历则为其发展铺就主线。至明代收复西南,卫所的设置、屯军和大量移民的进入,推动关索传说在西南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自洪武始,朝廷除在收复地区驻军外,还迁入大量汉人移民,并设置管理部门。明王朝对收复地区采取的是土司治当地少数民族,卫所治汉人的管理方式。“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14]P336}建有军事管理体系的卫所管控地方,明初迁移过来的汉人多处于卫所的管理之下。因这些卫所人员的主要构成是武官、军队及其家属还有后代,其军事属性和对收复西南的记忆仍保留在卫所人的心中。面对与中原迥异的气候和地域环境以及苗、罗罗、仲家、仡佬等当地族群,来自中原的汉人军士和百姓很容易受到冲击,这种冲击反过来强化了汉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力和身份意识。运用三国传说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正是这种对中原汉人身份的

强调在文化层面的表达。随着三国传说在卫所间的传播和扩散,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卫所为基本单位进行传播的“三国传说圈”。

三国传说人物甚多,诸葛武侯尤广为人知。卫所社会丰富了这些传说,诸葛营、泉的传说出现在各地。以今关岭一带为例,当地流传着诸葛亮征服夷帅孟获的传说,红岩碑文被认为是诸葛亮当时教夷人习礼仪尊卑的图谱,晒甲山、诸葛洞、关索岭等地名也反映出当地人民对蜀汉的思念情怀。^[15]天启《滇志》中记载永昌府有诸葛营、诸葛井、诸葛灯等与武侯有关的古迹,其中描写诸葛营:“在府南十里,武侯屯兵之所,及还,汉人遗此者聚族而居,至今呼为旧汉人”^{[9]145}关索在地方上的传说仍是以武侯南征为主线,同属永昌府的永平县,“东北五里有关索寨,寨下有洞,首尾相通,樵牧过之,尝闻洞中有戈戟声。”^{[9]146}作为三国传说的一部分,关索传说也在卫所中被保留下来。

自明初关索传说传入西南地区后,主要在云南澄江府的新兴州、江川县、寻甸府马龙州、贵州永宁州、乌撒卫、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四川叙永等地流传。贵州安顺永宁、镇宁地区,乃入滇的门户,是汉人进入西南的要道——普安路上重要的关隘。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朝在这里设置州卫同城的安庄卫(属镇宁),又在安庄卫之下设置关索岭守御千户所,“所城南五十里,洪武二十二年置,关索岭鸡公背二堡寻并鸡公背入关索岭,二十五年改为所。”^{[16]卷7}所城建制完全,弘治年间又增设关索岭仓^{[16]卷7}。云南澄江府附近为卫所管理范围,江川、晋宁的关索岭,其附近有大量卫所屯田和住户,“云南左卫五所屯田,在河阳县各乡军旗与民杂耕;云南左前广南三卫屯田,在江川县。”^{[17]卷6}寻甸府马龙州交界的杨磨山,又称关索岭,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木密千户所,驻扎大量汉人军队。

关索传说流传的地区,多位于西南重要的交通关口,地势险要,为入滇或连通云南的要道,这些地区对中原王朝控制西南至关重要,故需加强管理。关索传说中所蕴含的冲锋、守关等精神,恰为当地卫所社会所需。面对不同的生活习俗以及当地族群不时侵扰,卫所中的军士与汉人百姓发出对自身汉人身份的强烈认同。为了不造成“士卒皆中国之久成边境,习其风土之气”^{[18]270},这些在崇山峻岭间扎根的汉人更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标识,以从思想文化层面汇集中原和汉人的共识,强调卫所移民

的身份,凝聚众人。关索传说传入西南并在地方上传播发展,正是汉人大规模进入西南后,在洪武初年入滇军队所创造的关索形象基础之上,对家乡的文学与传说不断丰富结果。其实质是军人群体对于自身身份在文化上的一种表达。

除明初形成的“关索作为先锋随诸葛亮南征”这一主线传说外,随着卫所人群在当地的的生活和发展,关索形象逐渐与地方特色元素结合,生发出新的故事情节。明中期,各地已衍生出丰富的单元故事。在贵州永宁州的安庄卫地区,关索岭山畔出现关于关索的坐骑马跪泉的遗迹和传说。“在关索岭畔。索,羽之子,从丞相亮南征,开道过此,渴甚,忽所乘马跪地,泉涌出,军士以济。”^{[18]171}行军途中,开道遇阻,又缺少饮用水源,这时奇迹出现,关索所乘之马忽然跪地,泉水随即涌出,解决了将士们的缺水困难。这则流传在安庄卫地区的传说,虽以关索的坐骑为主角,却丰富了关索开道的艰辛过程,并拓展了其征战西南的故事情节。在永宁卫地区,也出现了关于关索石的传说。“在卫城南二三十里大道之旁。故老云:昔关索南征,恶此石截道,以戈罇击之,石破为二:一留道旁,一飞坠道东。地名落石,今其析痕宛然。”^{[18]316}关索石的传说出现在明中期的文献中,卫所内的汉人建构了关索劈石开道的故事,以此替代其他地区关索岭的功能。当地卫所内的移民借关索石的传说来强调自身汉人军士的身份。

到明中期,与关索相关的传说和遗迹在关隘附近的卫所社会间流传。卫所管理下的汉人移民,则不断对关索的地方性传说加以建构。除上述安庄卫的马跪泉、永宁卫的关索石,还有永昌府的关索寨、安庄卫的晒甲岩和鲍三娘墓等传说和相关遗迹。正德时期的《云南志》中记载:“在永平县东北私立,周回三里,所传蜀汉将关索所筑。”^{[17]卷13}“安庄卫亦有关索岭,其西有晒甲岩,下有马跑泉,皆昔时遗迹。”^{[9]552}西南地区各卫所间的持续层累缔造,使关索的故事越来越丰富。

三、关索信仰与身份认同

随着明代经营西南政策的实施和汉人卫所社会的发展,关索传说在地域间不断层累,影响力扩大。到明中期,随着卫所汉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逐渐形成和强化,关索“关羽之子、蜀汉将领”的身份标签深入人心,并逐渐发展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信仰。弘治、正德时期,关索庙宇大量出现在西南各地的记载中。“在顶营长官司治东极高峻,周四百余

里,上有关索庙因名。”^{[18]169}代表地方信仰的关索庙出现在关索岭上,如安庄卫、乌撒卫、永宁卫、云南几卫及屯田地区,永平御、木密千户所等卫所管理地区已有关索庙宇。“使府治西二十五里,提古资铺东峰峦高耸坡坂陡峻威灵赫奕,行者过庙下惴惴不敢慢,相传关索从诸葛亮南征命守关隘,故令险要之处皆有庙。”^{[17]卷6}关索作为地方信仰影响力的扩大,说明这一时期卫所汉人群体对本身军事移民和汉人身份的认同达到一个高度。“关索”在卫所间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已跳出口头传说的范畴。

文化的向心力对于一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作为地方信仰象征的关索庙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祈祷内容,体现了当时卫所社会凝聚力的精神内核。嘉靖时期的《寻甸府志》明确记载了关索享祀的原因。“按祀,文庙尊师重道也,祀社稷春祈秋报也,祀山川风云雷雨载生载育也,祀厉鬼有所归也,祀城隍御灾捍患也,祀旗纛关王关索扬威振武以靖地方也,祀去思崇德政也。”^{[19]上卷}旗纛、关王是扬威振武靖地方的神灵,属于全国性的军事祭祀,依照国家祭祀规定在西南地区设立。关索在西南地区的卫所中被祭祀,起到的作用与旗纛和关王相同,并享卫所武官的军礼祭祀。可见直到明中期,关索还承载着明初军人移民的记忆,不断强调他的军事属性。嘉靖《贵州通志》中,有一则对当时卫所武官和将士信仰关索的记载:“虽秩祀西南固宜,百余年来,居人雨阳、兵疫必以告,惟曰有征,弗靖者悔祸,惟曰有神。呜呼,此非有功德于民者欤?惟求用祀兹土亦宜。正统时,麓川夷拒顺,靖远伯王公师行以告凯,还,命所人拓其祠宇,毋仍陋,是故有有感之者。昨戊子,武定夷亦拒顺,旋复殄平,大司马松月伍公归,登诗帛告成事曰‘繫所人其亟图诸石,以表志先烈毋坠’。”^{[12]卷7}

通过碑刻的记录,可以看到卫所中的人祭拜关索的情况。“有功德于民,固祭祀于兹土”,关羽和关索父子身上拥有的为光复汉室征战边关虽死犹不悔的精神,与卫所将士为王朝收复西南和驻守边关的决心相同,可以引起共鸣,成为代表他们群体行为的精神象征。对于扎根西南的卫所汉人而言,在潮湿有瘴气的环境下,确保身体健康、防止疫病是日常生活的基础;驻守当地的重要责任则是应对战事、守卫边关、平息战乱。卫所每逢重大军事活动必先祷告,成功镇压反叛后,则会拓建关索的庙宇。关索信仰体现的军事祭祀属性,使西南地区卫所中的将士通

过三国南征和关索传说,向当地宣示自己汉人统治者的身份,借此与西南原有的族群形成区别。这一方面可突出卫所军士的属性和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可以从精神文化层面强化统治,并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当地民族向汉。

关索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注意。他们作为中原王朝派驻西南的治理者,本身肩负着管理地方、引导民众的任务,因此对关索传说与信仰在当地的传播和影响颇为关注。此外,一些文人与游历者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伍文定身为兵部尚书,比较了解卫所将士的生活情况,故能洞察关索传说在地方之传播与发展对汉人身份认同及王朝地方统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他借征讨武定凯旋之际,进一步强调关索传说中体现的忠勇气概和关索信仰在所人生活中的作用,从官方角度认同了关索在卫所社会中的发展。

同样关注关索信仰在西南地区影响的,还有杨慎。杨慎正德六年(1511)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因大礼议之争为帝所怒,下狱削籍,贬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是当时著名的文人。《滇程记》《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为其所作,在杨慎所作的诗中,也有吟咏关索庙的诗句:“关索危岭在何处,猿梯鸟道凌青霞。千年庙貌犹生气,三国英雄此世家。月捷西来武露布,天威南向阵云赊。行客下马一酌酒,候旗风偃寒吹笳。”^{[20]卷11}同样是对三国英雄气概的渲染,杨慎通过对关索岭地势之险峻与关索庙承载意志的描写,来隐喻卫所将士在西南的生活面貌。希望他们能如关索一样浩气长存,为国坚守边关。伍文定、杨慎等官员和文人并非不知道关索是传说中的虚构人物,但关索在西南借诸葛武侯南征事迹而产生和发展,已融入卫所汉人建构地方社会的进程中,成为有军事背景的汉人强调自身身份的标志。诸葛武侯南征具有团结西南民族,稳定边疆的历史贡献,官员们正好借关索在地方上的影响,以“威慑”地方,推行“教化”。

四、结语

“关索”这一人物形象在洪武时期汉人军队收复西南的背景下,借助诸葛武侯南征的历史事迹,与行军路上重要关隘处的山岭结合,在地方扎根,成为中原文化传入西南的载体。随着明代卫所建立和大量汉人移民的进入,面对与中原迥异的西南多民族社会及其边疆属性,军事移民不断建构并丰富了属于卫所社会的关索传说。明中期,关索传说进一步发

展成地方信仰,通过日常征讨、平叛和疫病时的祈祷,不仅凸显了明代西南地区卫所社会生活的重心,也加深了汉人的身份认同。

明朝收复西南后,华夏与边夷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西南”历史叙事的框架。诸葛武侯南征作为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被拆解为传说、地景、信仰等形式,融入百姓生活,并被创造成一套可以反映当时需要的叙事体系。移民西南的汉人正是这个叙事体系的创造者。关索可谓武侯南征在地方建构中的典型案例。关索传说、关索岭和关索信仰在西南的产生和传播,属于明代汉人创造的三国南征历史叙事的一部分。汉人身份的卫所军人和文人官员通过支持关索的传说,来强调卫所军人群体的汉人身份,在西南地区建立正统叙事,进而推动西南边地向国家正统秩序的转化。

参考文献:

- [1]苍铭.滇黔诸葛孔明遗迹传说之探析[J].民族史研究,2003(0): 57-71.
- [2]罗勇.明以前云南永昌地区武侯传说、遗迹与庙宇[J].保山学院学报,2014(3):54-59.
- [3]薛若邻.关索考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1):60-64.
- [4]刘海燕.“关索”形象的文化意蕴——历史、文学与民间信仰互动之个案浅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6):59-63.
- [5]陈芳.浅谈云贵川旧志所载蜀汉南征之遗存[J].中国地方志, 2014(7):47-54.

- [6]李雨桐,张轲风.云贵地区“关索岭”地名之由来及其边疆意涵[M]//中国西南文化研究.云南边疆治理研究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32-43.
- [7]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整理.三国志平话(孔明七纵七擒)[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
- [8]朱一玄点校.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9](明)刘文征.天启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 [10](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周丹丹.风景、记忆与身份认同——论钱邦艺隐居他山[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4):43-48.
- [12](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 [13](清)王士禛著,文益人校点.池北偶谈·卷二十四·谈异五[M].济南:齐鲁书社,2007.
- [14](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五岳游草·广志绎(新校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5]颜建华.“大姓”时期的黔中地域[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0(2):8-11.
- [16](明)王来贤,陈尚象.万历贵州通志[O].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 [17](明)周季凤.正德云南志[O].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 [18](明)沈庠删正,赵瓚編集,张祥光点校.贵州图经新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
- [19](明)王尚用.嘉靖寻甸府志(上卷)[O].嘉靖二十九年刻本.
- [20](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一).成都:巴蜀书社, 2006.

(责任编辑:咸成海)

(上接 26 页)纷建立工农政权和工农武装组织,一些地方还成立了政治保卫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川滇黔游击队等。据不完全统计,仅遵义县就有回龙山乡、团溪、尚稽、南白镇、茶山关、刀靶水、三合市、老君关、三岔河等地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5]在党和红军的宣传鼓舞下,遵义工农群众积极支持并参加红军的革命活动,用实际行动有力保障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而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使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英明领导下,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夺取了长征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周钟瑾.贵州工人运动史简述[J].贵州文史丛刊,1996(3): 64-94.

- [2]杨杰.从自在到自觉:红军长征对贵州工人运动的影响[J].理论与当代, 2023(5): 58-60.
- [3]曹先东,魏登云.贵州长征文化资源价值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研究[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4(1): 29-34.
- [4]贵州省情编写组.贵州省情教程(第5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56.
- [5]欧多恒,王正贤.中国工农红军远征、长征在贵州概述[J].贵州民族研究,1981(1):15-31.
- [6]鲍中义.群众路线:刀靶水阻击战胜利的重要法宝[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22(6):1-4.
- [7]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121.
- [8]黔东南苏区永放光芒[DB/OL].(2021-03-11)[2023-12-20].https://www.sohu.com/na/455183632_120995350.
- [9]李朝贵.长征:贵州工人运动的新篇章[C]//永恒的动力——贵州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360-365.
- [10]阳勇,楚艳辉.中央红军长征中黔东南“扩红”述论[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0(2): 1-5.

(责任编辑:咸成海)